

王爷的末日

《穹庐传》第一部

姜兆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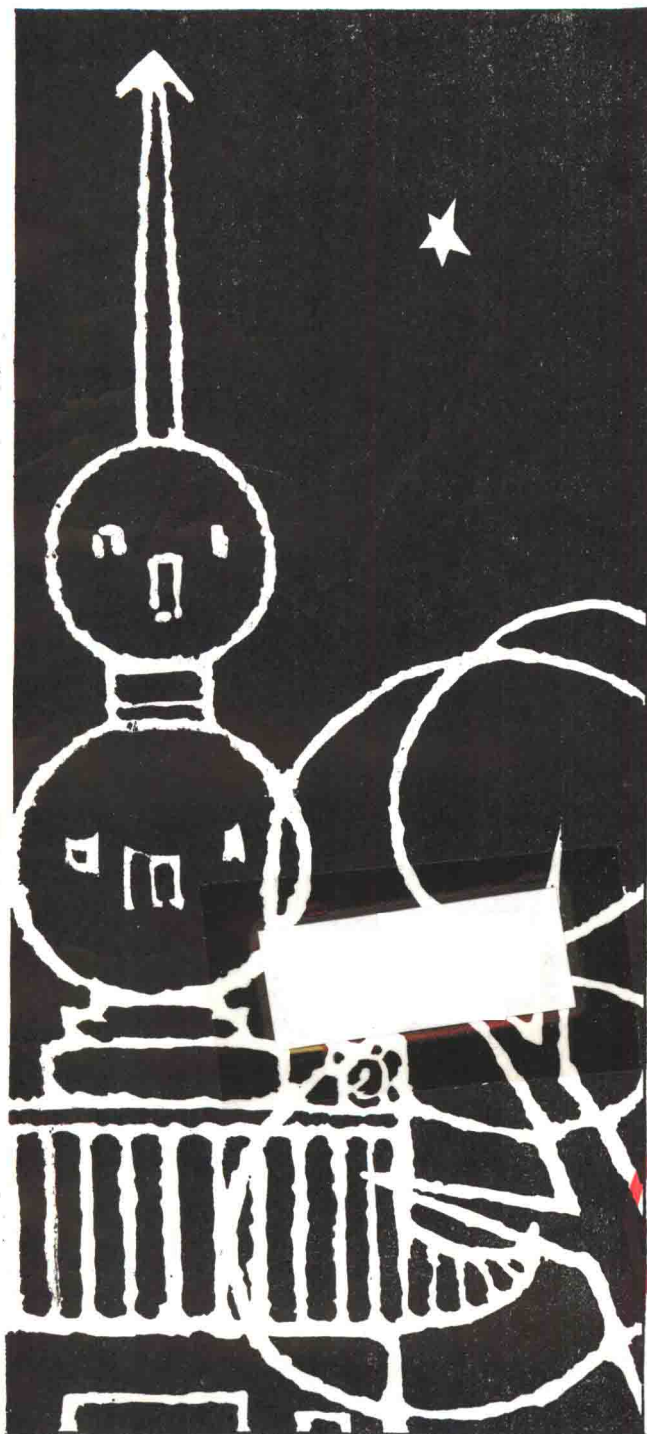
吉林人民出版社



王爷的末日

《穹庐传》第一部 姜兆文

吉林人民出版社



插图：秋 玉

封面设计：章桂征

王爷的末日

姜兆文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20%印张 插页 9 479,000字

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5,140册

书号：10091·830 定价：精装：2.80元
平装：1.90元

内 容 提 要

《王爷的末日》是《穹庐传》的第一部。

这是一部描写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哲里木盟蒙古族人民反抗色旺诺尔布桑保王爷封建统治的长篇小说。

小说从一八六七年白凌阿起义失败，副将桑布流落多伦村，结婚后生下格力图尔写起。格力图尔与邻女乌日娜金度过了青梅竹马的少年时代，成为年轻牧人时，乌日娜金受到淫荡的杰尔登布的威胁，不得不同父亲一起逃出多伦村；格力图尔被扎布曼都老爷罚作一年苦役，成为科尔丹少爷的驭手。小说围绕格力图尔和科尔丹少爷两个主要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展现了这一历史时期深广的社会生活的画面。作品不仅描写了牧民的悲惨遭遇，也写出了他们的觉醒；不仅描写了王府内的骄奢淫逸，更深刻揭露了官场上的角逐和明争暗斗；不仅描写了复杂的阶级矛盾，而且描写了沙俄侵略者同整个蒙古民族的冲突。其间悲欢离合，生死荣辱，兴衰际遇，转瞬沧桑，构成波澜起伏曲折跌宕的故事情节。

作品结构谨严、绵密，多条线索，交叉演进，且丝丝入扣，语言俊逸，清新流畅，充满了草原生活气息。

主要人物表

格力图尔：多伦村的年轻牧人，曾做科尔丹的驭手，因行刺扎布曼都被全盟通缉，后成为牧民起义的领导者之一。

乌日娜金：牧奴。格力图尔的情人。

玳玛：格力图尔的表妹、妻子。

桑布：格力图尔的父亲。曾参加一八六一年白凌阿反清起义，失败后流落多伦村。

其木格：桑布的妻子。格力图尔的母亲。

敖尔敦：其木格的哥哥。玳玛的父亲。因告密升任百夫长。

班卡：吉利图的妻子，乌日娜金的母亲。被“强盗”掳走后成为出名的女“盗”魁，化名巴兰森格。

奥良哈：还俗的喇嘛。

吉利图：班卡的丈夫。乌日娜金的父亲。由阿拉特沦为牧奴。

奈曼乌勒：牧奴。格力图尔的好朋友。后成为牧民起义的领导者之一。

菊花：奈曼乌勒的情人。

杰尔登布：多伦村百夫长，后被玳玛刺死。

科尔丹：喀刺沁旗扎萨克台吉扎布曼都的嗣子。清朝国子监蒙学馆肄业生，后出任哲里木盟梅伦。

扎布曼都：喀刺沁旗扎萨克台吉。科尔丹的父亲。

斯 琴：扎布曼都的妻子。科尔丹的母亲。

额勒瓦奇尔：扎布曼都的胞弟。科尔丹的叔父。曾任哲里木盟梅伦和王府工程总监。后成为牧民起义的统帅。

罕 都 烈：扎布曼都的管家。

博克拿多：哲里木盟协理台吉。

色旺诺尔布桑保：科右中旗扎萨克兼哲里木盟盟长。牧民起义后，自缢于格根庙。

索拉吉辽夫：华俄道胜银行襄理帮办，后任俄国驻华使团商务参赞。

维连斯基：华俄道胜银行吉林分行副总经理。

索伦扎鲁：牧奴。格力图尔、奈曼乌勒的朋友。

松 和 拉：牧奴。奈曼乌勒等年龄最小的一个朋友。

斯 卡：扎布曼都管理牧奴劳动的总监工。

哈 森：斯琴的女仆。

库 玛：科尔丹的驭手。

1

多伦村夏牧扎营的地方是一片平缓的丘陵地，四周是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草野。红、白色的芍药花，紫色的马莲花，鲜红的百合花，米红的火柴头花，粉红的山苏子花，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黄色花、蓝色花，在绿色的海洋中争香斗妍，显露着令人爱怜的艳质娇姿。一条小河从北面缓缓流来，在这片肥沃的牧场上差不多绕了一周，又折向东南。河岸上生长着一丛丛河边柳，间或也有些山丁子树和高大的杨树。一切还都是天工，是尚未经过人类的手改制的原始的自然景象。但你不能不说它有着使人惊叹的美。这是一种纯朴的、引人入胜的和使人心旷神怡的自然美。它不仅使人陶醉和倾倒，而且置身其间，飘飘然有超尘出世之感。

世代在这里游牧的牧民们，从来没有人向世界夸耀过这里是人间最美的地方，但也从来没有人说过不喜欢这个地方，更从来没有人想过要同其他地方生活的人们交换一下环境。

这里的牧民也不象辽河岸边卓索图盟的牧民已进入半定居状态。他们仍然过着古朴的游牧生活。只有夏季河里开始有了充足的水，青草可以填饱牲畜肚皮的时候，才有牧民们暂住在这里。一到冬季，他们则搭好伴，三五个牧户组成临时性的小单位，分散到东面或南面，也有的到稍西或稍北的地方进行冬牧。

其木格和其他人一样，几乎是出于古老的习惯，每到夏季便居住在这里；按祖传的方式放牧畜群和饮用河水；也按着传统的习俗，在野花盛开的季节里，采摘一朵芍药或百合，插在头顶；也象先辈们经历过的一样，在十九岁的年龄开始注意自己的青春。

是啊，美丽的好脸红的其木格确实开始想自己的心事了。还是在早晨出牧前，敖尔敦哥哥吞吞吐吐地央求她去探听一下村里最漂亮的姑娘班卡的心意。她问道：“你时常想念她吗？”她那时对哥哥产生了同情，但却为自己突然冲出口的话弄得满脸飞起少女的羞红，立即垂下那双坦白的眼睛，同时少女的春心就在那一刻涌起波澜了。但其木格不象二十五岁的哥哥那样，在心里想念着某一个人。她只觉得自己应该被一个牧人思念，自己也需要思念某一个牧人。这个一开始就猛烈地撞击着她心房的念头，使可爱的其木格不能再平静了，脸颊也时时偷偷地飞起火热的红晕。但这个需要她放在心上的人儿是谁呢？她自己也摸不清；这个人应该是个怎样的小伙子呢？她自己也塑造不出清晰的形象。但总不能只是一个想象的人物，而应该是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可不可能是吉利图呢？她心灵的声音说：“不，不是。”她喜欢吉利图的温柔、善良和诚实，喜欢他少有的沉思寡言，也喜欢他那总是低着的双眼和略带忧郁表情的瘦长脸，更喜欢他奏出的沉郁古雅的马头琴声和无人匹敌的驯马

技术。但那如同她喜欢敖尔敦的嘲弄人的幽默、做事的果断和聪明一样，是一种兄妹之爱的感情。从十年前他们三个孤儿组成一个独特的阿拉特^①牧户开始，他们便吃住在一起，这似乎使其木格不能超越出和吉利图之间的同胞一样的感情。那么可能不可能是布仁巴特呢？那也是个好牧人，而且不能说缺少男人的勇武美，但其木格也偷偷地摇头否定了。是杰尔登布吗？这个全村中有权势的头等富户的年轻主人，也曾表示过希望娶她。但她却更坚定地皱起眉头，心里大声说：“不，更不是！”这当然不奇怪，美丽而纯洁的其木格，怎么能够把自己珍贵的身体和深沉的爱，献给这个娶过三房老婆的恶棍呢？是啊，脱离了蒙昧期进化到文明阶段的人类，是不能把自己的情爱随便互相赐与的。但是，游牧生活和往往是单独的劳作，使他（她）们缺少互相观察和透露柔情蜜意的机会。因此，往往使缺少自持能力和泼辣性格的少女，由于在野外的一次偶然的动情，造成了失足，便只好一辈子委身给一个实在是不值得爱恋的人。

其木格将怎样处置自己的感情呢？我们暂时还无从知道。但她确实是苦恼起来了。她根本不知道将来要和怎样一个男人住在一座毡帐里。她想遍了同村的年轻牧人，仍然不知道谁可以成为她的夫婿。她胡思乱想着，心里乱作一团。她一面把随意摘下来的一朵刚刚开放的淡红色芍药花插入发际，一面哼起一支小调。这是一组只有声音而无意义的音节。所有春心启动的年轻男女，在心烦意乱，或无法发泄自己奔腾的感情时，都有这样一支没有词句的歌子，“无所寄托”，便是这些声音的主题了。每逢这种时候，他（她）们都如置身世外一样，忘记自己在

① 阿拉特：意为属民，即牧民。为封建社会蒙古族的最基本的阶级，对领主承担繁重的实物贡赋和劳役。亦称为“黑骨人”。

干什么了。其木格就是如此，直到另一个少女的声音在耳边戏谑地响起来，才记起自己是在放牧畜群。

“其木格，是你吗？我们可快惨群了！”

“唔，班卡！你好。”

“你好。你是在想什么心事，对吧？”

其木格红起脸笑着说：“你猜对了。可是实在对不起，我竟没看到你的羊群。”

“那没关系。这不很好吗？我们是难得碰到一起的。再说，我们的羊群当中还有一段距离呢——我是先看到了你，才离开羊群过来的。”

偶然的相遇，使其木格想起了哥哥的委托，不由得笑了起来。

班卡挑了挑又浓又黑的眉毛，问道：“你笑什么？其木格妹妹。”

“没有什么。”其木格轻轻说道，脸上又是一阵羞红，“只觉得什么都好笑。”

“我呢？也好笑吗？”班卡感兴趣地笑问道。

“你也是一样，也好笑。”其木格盯着班卡，忍不住笑出声来。

“这真是怪事了！”班卡大声说，两只清澈而大胆的眼睛闪着惊讶的亮光，“我能知道我为什么可笑吗？”

“为什么不能呢？你看，你今天还是个姑娘，无忧无虑，可是也许就在明天，你就有了一个丈夫了。”

班卡响亮地笑起来。这毫无顾忌的笑声是班卡特有的。其木格不喜欢班卡这种放肆的大笑，那清脆而有节奏的畅笑常常使其木格产生厌烦的感情而皱起眉头。不过今天，却没有产生这种感觉，甚至自己也很想这样笑一笑。

“原来是这个……”班卡好不容易止住笑说道，“天哪，这奇怪吗？难道你不是一样会有一个丈夫吗？”

“是啊，你说的也许是对的。”其木格沉闷地叹了口气，“咳，真是作孽！”

“看样子，你心里是有了一个男人了吧？他是谁呀？”

“不知道……”

“那怎么可能？我知道你一定在想念什么人。他是——”

“别瞎说！那是没有的事。”

“得了吧，其木格。今天我可要好好审问你了。你想的是巴音布？”

“唉呀！”其木格扬着红脸，跺着脚央告道，“你别乱编排了！”

“不。非说不可！是不是布仁巴特？”

“不……”

“是吉利图？”

“不！都不是！谁也不是……”

“那不可能。一定是吉利图吧？”

“不是！你别往下点名了！”

“真不是吉利图吗？”

“要发誓吗？”

“那可没必要。”班卡笑着说，“不是就拉倒。那么到底是谁呢？是怎样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弄得我们可爱的其木格心慌意乱呢？”

“唉，我不知道，……真的，我什么也不知道。别再说了，好吗？”其木格可怜地说，迷惘地看着羊群。

班卡早就从心里喜欢其木格，但由于对方的冷淡，使她们很少有单独接触的机会，即便是班卡到敖尔敦兄妹的毡帐里欣赏

吉利图的马头琴声时，其木格也是尽量坐得离她远些，以避免交谈。但今天，却是个例外，两人的感情好象近了一些。这毫不奇怪。情意缠绵的少女，面前只要不是自己的情敌，她会以任何同性引为密友的，甚至对父母不能说的话，也会毫无忌讳地和盘托出。班卡看着其木格被烧红的诚实的脸，心里更涌起少女间的爱恋的感情。她亲昵地抱住其木格的肩膀，低声说：“我真喜欢你，好妹妹。你这么美，这么温柔，好害羞得脸红，男人是喜欢你这样的姑娘的……”

其木格从来没被另一个人这么拥抱过，感到不太舒服。但她还是忍住了，并且又一次记起哥哥想念的正是身边这个不少男人追求的少女。她第一次从这么贴近的地方看着班卡：那浓眉和火热的双眸，粉红的耳朵，两缕柔发微掩的稍稍隆起的额角，微微翘起的鼻子和高额头，两片鲜红的薄唇和嘴角时隐时现并常常微颤的浅靥，那么恰到好处地安排在美丽的线条清晰的脸上，真有一种火一般的令人销魂的美。同时，其木格也感觉到，班卡的身体也是火热的，而且又结实又富于弹性。心里想：“难怪那么多男人都被她弄得神魂颠倒！”不由得她挑逗地说道：“我看更多的人却是喜欢你。”

“也许是的。”班卡厌恶地拧起眉头说，“但是那些嘴里说喜欢我的人，却是在心里恨着我……”她看到其木格投过来不解的眼色，“你不明白吗？”

其木格诧异地摇摇头，说道：“不，不明白。怎么会又是爱又是恨呢？”

“你不明白吗？我给你举个例子吧。那个杰尔登布常说喜欢我，但当我把他的手推了开去，并给了他一个耳光以后，便几乎恨死了我。”

“那么说，凡是表示过喜欢你的人，你都拒绝了吗？”

“没有一个例外。”班卡板着脸孔说道，慢慢松开了搂着其木格的手，“我信不过他们！他们的爱不会持久。你知道，我忍受不了沉闷和寂寞。而男人们却不喜欢自己的女人太快乐……他们不是说我是个骚货吗？”

班卡的脸上和声音里表露出来的怨恨使其木格打起了冷战，她低声问道：“你没有喜欢上任何一个人吗？”

“你多会问哪！我的好其木格。”班卡换上了笑容，又抱住了其木格，把自己火热的脸紧紧贴在其木格的同样火热的脸上，“我确实喜欢上一个人，……可是，我不知道他能不能经受住一个女人的爱……不是，我是说，不知道他是不是象我一样，……唉，怎么说呢？总之，他是唯一不用嘴巴表示喜欢我的男人……是啊，他是个顶顶出色的好牧人，他从来没有说过……爱我……唉哟，你看哪！”班卡使劲儿地抱住其木格，咯咯地笑了起来，“在一个诚实姑娘面前，我是多么不能隐藏秘密啊！”

“他是谁呢？”

“我的好其木格，现在真是无法回答你。以后我会告诉你的……”

“随你的便吧。”其木格已看出班卡是不可能爱敖尔敦了，但她还想问个究竟，好回复可怜的哥哥，“可是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哥哥呢？”

“你指的是什么呢？是我没答应嫁给他，还是昨天晚上的事？”

“就算这些都在内吧。”

班卡又松开其木格，冷冷地说：“你问我为什么不喜欢他？我会直接告诉他的……”

其木格看班卡停住嘴，便追问道：“那么昨晚的事呢？”

“唉哟，叫我当着妹妹数说哥哥的不是！”

“那有什么不可以？也许我和哥哥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可是我听说，你特别不喜欢我。不喜欢我的人会同意我的看法吗？其木格，你是不是特别不喜欢我？”

其木格脸一红，笑了笑说：“只是有点儿，不是‘特别’。不过，我今天却觉得你并不是那样不惹人喜欢的……”

“你真是个诚实得不掺一点儿假的姑娘。我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谢谢。但你并没回答我的问题啊。”

“你非叫我说不可吗？”班卡考验似地看着其木格，“那么，我就说吧。敖尔敦昨天晚上的事做得很不光彩。他对吉利图太刻薄了。人们早就注意到你们的畜群已超过中等牧户了，猜测两个二十五岁的光棍汉迟早得分开。但人们最关心的是敖尔敦能分给吉利图多少？所以，昨天晚上你们分家时，那么多人都跑来看热闹。你们有八十匹马，二百多头牛，三千只羊。结果，吉利图只分得十匹马、五头牛和二百只羊。我看着非常气不公，当着敖尔敦的面骂了吉利图一句：‘你真是个废材！就是有人踢了你一脚，你也会说这只脚受了委屈的！’我知道，我这话敖尔敦听了很不受用。但是，要不是一场暴雨把人们驱散，还会有很多人说话呢！”

其木格深感内疚地低下头，轻声说：“是啊，你说得对。分给吉利图哥哥的太少了……”

“你真是这样想的吗？”

“真的，……可是事到如今，应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你以为敖尔敦会再给吉利图补充一些吗？不要说别人，你也说服不了他。是不？”

“是……他觉着自己比任何人都精明，而且认为自己很公平……”

“精明！是啊，他是出奇的精明。但不是正直的精明。”

“你是说他不正直吗？”

“不正直。不少人都说，他将来会和杰尔登布一样。”

“天哪，多可怕！”

班卡对着其木格恐怖的坦白的眼睛，怜悯地笑着说：“哟，我对你哥哥的责备给你多大的刺激啊！别生我的气，好吗？”

其木格紧紧拉住班卡伸过来的双手，激动地说：“你说得对。你这样说出来，比我听到别人背地议论和看到别人指手划脚要好受得多……”

“你很为这件事痛苦吗？”

“我一夜都没合眼……”其木格说着，流下泪来。

班卡抽出一只手，轻轻揩掉其木格脸上的泪水：“别哭。我知道你是同情吉利图的。可是……——唔！我们真得分手了，光顾唠嗑，我们的羊群都快混到一起了。”班卡说着，准备上马。

“我们就放在一起吧。你不愿意搭我这个伴吗？”

班卡笑着回答：“我是非常愿意和你在一起的。只是我的羊群是三家的，再和你的混到一起，那晚上就更费劲儿了。”

“那好吧。你打算往哪边赶呢？”

“往西。到山那边去。”

“山那边行吗？杰尔登布可是不允许羊群把那里的草弄脏啊！”

“管他呢！我偏要给他弄脏！”

“对了，我还要告诉你，吉利图就在山那边放马，好象是杰尔登布的马群。你知道吗？”

“是吗？那看来是真的了。”班卡扶着鞍桥皱着眉头说，“我以为看花眼了呢，……给杰尔登布放马……哼！——好，再会

吧！”

班卡的手在鞍轭上一按，腾身跃起，轻轻地坐在马鞍上。其木格对班卡连镫都不踩就骑上马背的轻盈姿态，心里有说不出的赞佩。她久久地注视着把羊群往西拢去的班卡，自己也慢慢上了马。为了使自己的牛羊在中午能喝上水，便向东边河湾处赶去。

大约是下午三点钟前后，站在水里躲避酷热和蚊虻的牛一个接一个走上岸来，趴在地上的羊群也开始活动起来以后，其木格便把畜群向东北赶去。那里有一座坡度平缓的小山，叫敖包山，山东边是一带平旷的原野，有一条古老的官道直通喀喇沁旗扎萨克官邸。山南边是一带丛林。其木格打算在山东边长着茂草的平旷处略事停留，就绕过小山返回村子。当畜群被赶到预定的地点并开始安静地吃起青草的时候，其木格跳下马背，继续为自己未来的生活戏剧设计起新的场面了。

突然，羊群在她前面惊散开来，混乱地咩咩惊叫着，使其木格从梦幻中醒来。

“狼吗？”其木格本能地想道，一阵战栗过后，她立刻跳上马背，握紧手中的套马杆，向羊群惊散的地方驰去。大概是坐骑也发现了可怕的东西，向旁冷然一闪，险些把她甩掉，她赶紧勒住马缰，那马仍是害怕地打着响鼻。

“啊！死人！”

在这空旷的原野看到僵卧的死尸，其木格立刻觉得毛骨悚然。她下意识地四下环顾，没有发现可以壮胆的任何活着的人。微动的茂草，不远处的森林，惊恐的羊群，都增加了阴森可怖的气氛。她恨不得一下子把畜群飞一样赶到家，然后依在畜栏上好好地喘息一番。但好奇心使她又把视线停在那仆卧在草丛中的僵尸。虽然心里害怕，但这回毕竟看清了，那是个男人，

衣服破破烂烂，紧束的上身和仍然握在手里的大刀，说明着他曾是一个骑马打仗的战士，并且几乎刚刚从战场上下来。这时，那僵卧的人好象受了惊扰似地蠕动了一阵……

“天哪，他没有死！”

其木格喃喃地说，心里在和自己合计着：面对眼前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2

他终于感到刀伤的痛楚，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了。他听到了呻吟声，同时听到了一个少女的柔和而惊喜的声音：“他醒了！”另一个浑重的年轻男子的声音说：“看你高兴的样子！有点儿过分哪，妹妹！”然而，他分不清这些声音哪是自己的，哪是身外的，好象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那样飘忽不定。他努力挑开沉甸甸的眼皮，他看到两张如梦如烟的模糊的脸，看到了在旋飞的毡帐的穹顶。他感到一阵晕眩，马上又把眼睛闭上了。

他稀里糊涂，惊诧莫名，不知到自己是个存在的实体，还是一团虚幻的幽灵。但一阵紧接一阵的刀伤的痛楚，渐渐复苏了他的意识，唤醒了他的记忆。他猛然想起，自己是桑布，是半月村的光棍汉，是白凌阿^①义军里的统领……

“我是那个声名显赫的桑布吗？可这是在什么地方啊？”他在心里悲哀地自问道，“我好象做了一场噩梦，好象经历了一次

① 白凌阿以及后文的弥勒僧格系一八六一年卓索图盟一次抗清起义的领袖。